



文人派蝴蝶鴛鴦

畢倚紅

程小青

陳蝶仙

李涵秋

葉楚傖

周瘦鵑

嚴獨鶴

程小青

徐枕亞

包天笑

宮白羽

范煙橋

張永久・著

鴛鴦蝴蝶派文人

張永久・著

鴛鴦蝴蝶派文人

作 者 / 張永久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鄭伊庭

圖文排版 / 姚宜婷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 年 4 月 BOD 一版

定價：28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夜晚也有美麗時

太陽沒有出來之前，月亮正在地球的背面，我們擡頭仰望，頭頂便是浩瀚的銀河。老師告訴我們，那是無數顆恒星組成的，每一個小小的亮點，都是具有自身光源的太陽，甚至比太陽還要大。原來宇宙並非只有一個太陽，原來夜晚也有美麗時。面對如此美麗的夜晚，從古至今，沒有人不浮想聯翩。我想到了什麼？我想到了二十世紀初的文壇。這是張永久的新書給我的印象。那時候，新奇的文章和名士不斷湧出，是多麼愜意的風景啊！不幸，這一批可愛可敬的作家，卻被人貼上了一個標籤：鴛鴦蝴蝶派。

從我們初識文學作品起，就接受了這樣一種教育：舊中國的文壇亂七八糟，一片糜爛。但我們卻忍不住偷偷傳看著張恨水的《啼笑因緣》、《夜深沉》。故事之感人，文辭之優美，語言之乾淨，讓我們讀得如醉如癡，讀得心窩發癢，多少人是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拿起筆，走向了創作之路。那時候我們一幫年輕人私下裏相互問，這就是鴛鴦蝴蝶派？真好啊！

鴛鴦蝴蝶派，在我們年輕時代是個非常敏感的名詞和話題，聽著跟地富反壞或反革命集團差不多。看看後來所披露的零星資料，他們的傳奇人生被歷史吞噬了，即使得善終者也還需要搜尋。他們的確入了另冊。可是前後一百多人，竟沒有一個承認自己是鴛鴦蝴蝶派，在他們口中，並不存在一個什麼鴛鴦蝴蝶派。追蹤事情的原委，原來是別人強加的。

是誰這麼武斷，又如此有勢力，將這批文壇精英打入糞坑，讓他們永遠背著抹不掉的臭氣？讀一讀張永久的《鴛鴦蝴蝶派文人》，便可瞭解那時的真實場景，看看他們的命運，便可瞭解他們是如何地生不逢時。

他們是一批真實的文人，是才華橫溢的文人，是純粹的文人。

說他們是真實的，因為他們很少戴著面具混迹於世。他們磊落坦蕩，對愛情的真率，對朋友的熱情，都是不摻假的。那種當面稱朋友，背後抄傢伙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後的文壇風氣。在他們風華正茂的年代，檢舉別人，打小報告，趨炎附勢，似乎並不多，至多也不過像包柚斧竊李涵秋的作品為己有那樣竊名而已。

說他們才華橫溢，是因為他們都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華，沒有一個是憑藉政治勢力彌補其底氣不足。他們憑自己的寫作著稱於世，如李涵秋，共寫作三十三部長篇小說，上千萬字。每日人們排隊買報，是要讀報紙上連載的小說，報紙達到「無李不開張」的程度。再如天才作家畢倚虹，人稱「小說無敵手」，雖說英年早逝，他留下的《人間地獄》等作品卻成了文學史上難以逾越的高峰。那時的小說是要讀者自願掏錢買的，沒有誰號召，也沒有誰為了這個人的作品暢銷而封殺另一些作家，更沒有公款買了「供大家學習」這一說。

多年來，我們聽到太多的同一號召：「要深入工廠農村，體驗火熱的鬥爭生活，創作出人民喜聞樂見的好作品。」一個作家臨到寫作了才去體驗生活，一般說來，這種人物搞寫作原本就是個誤會。而所謂鴛鴦蝴蝶派的作家們，無人不是經歷過人生的苦難，他們寫的就是自己熟悉的生活。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是人類共有的情感和體驗，拋開了人所共有的情感而談什麼人民喜聞樂見，只能說，當局原本就沒打算讓老百姓「喜聞樂見」。如何衡量人民是否喜聞樂見？老百姓自己掏錢買你的書，這就是最好的注解。

值得一提的是，在鄙夷他們的作品是「花前月下，鴛鴦蝴蝶」時，是否顧及過對其作品趨之若鶩的讀者們？如魯迅的老娘，如大學者陳寅恪，還包括毛澤東，他們都喜愛張恨水的作品，豈非愛非其道？既然鴛鴦蝴蝶派的讀者不是人民大眾，那麼以上這些人屬於哪個隊伍？那時候的中國至多四萬萬同胞，銷量就如此巨大，如果這部分不是人民，那麼非人民的比例是否太大了？

是的，他們是一批純粹的文人，只知用一支筆寫作養家活口，卻從不知如何把筆當成投槍使用。他們的命運是可憐的，沒有力量也不屑與那些好鬥者抗爭。徐枕亞四十九歲英年早逝，在這之前就經歷了常人一百歲也難以經受的磨難。范煙橋政治運動中下鄉當農民，本來很樂觀，卻又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與周瘦鵑、程小青等人同時被抄家。嚴獨鶴彌留之際還在寫思想彙報，提筆發抖，處境令人心酸……

然而他們並非只有可憐這一面。在北洋軍閥時期，在日偽時期，拉攏他們的各種誘惑著實不少，但他們大多表現出一個文人可貴的節操。張恨水在「最高統帥」夫婦登門拜見後，竟然讓僕人送客，自己並不挪腳。張學良請他當掛虛職領實錢的顧問，他都婉言謝絕。這些，是那些自詡為革命作家的人們未必能夠做到的，還不提那些拿寫作當敲門磚的各路好漢。

他們自珍自愛，之間只有意氣相投，沒有誰想當領袖，舉旗幟招募旗下走卒。更沒有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坑害別人。當指責降臨頭上時，他們只是分辨，聲明不是什麼鴛鴦蝴蝶派，也沒有成立什麼鴛鴦蝴蝶協會。他們是單個的作家，沒有力量反擊政治坑害，也無須拉扯誰來洗清自己。他們相信，時間會洗刷一切。

說他們是負責任的文人，是他們的大多數著作經得起檢驗。翻開他們任何一個人的作品，不會出現那種用下半身寫作的東西，也

沒有為了迎合時勢而編造的文字。一百年以來，多少年輕人，就是從他們的著作中吸取了文學精神而走向了文學之路。

往事如煙，一直跟著時代跑的我們也上了一把年紀。這時候，許多人都想到了一個問題：我們到底在幹什麼？小說詩歌的存在跟人類文明同步，沒有哪一朝哪一代將它納入政治鬥爭體系，而我們趕上了。我們在感到衣食無憂的喜悅的同時，卻也自覺不自覺地當起了扼殺異族的幫兇或看客。嶄新的稱呼提高了寫作者的地位，卻也背上了某種卸不掉的重負，自覺地警惕著「另類」的滲透，維護著只有一個品種的花園的純潔。而我們自己的寫作，也按那個品種的標準自我調整，把一件件用心血換來的藝術作品整成了方針政策的形象解說。

好在地球是轉動的，只允許一種藝術成活的時代畢竟過去了。昨夜曾在夜空閃耀的星辰，今夜還將燦爛。張永久做了一件善事，把他們集中在一起展示，為後來者瞭解那些才俊提供了寶貴的參考。

映泉

目次

序 夜晚也有美麗時	i
寂寞文章幾人識？ ——畢倚虹的悲歡人生	1
傷心人別有懷抱 ——涂枕亞的情愛小史	19
風中的蝴蝶 ——陳蝶仙的傳奇人生	43
悲涼秋聲，如潮似水 ——李涵秋的心路歷程	67
人海茫茫夢無涯 ——嚴獨鶴的私人生活史	85
滿腹心事與誰言？ ——包天笑的流年碎影	105

分明是書生	
——葉楚傖的本色	127
斷腸人在天涯	
——為范煙橋自定年譜《駒光留影錄》補白	143
變了調的夜鶯在歌唱	
——周瘦鵑《姑蘇書簡》閱讀札記	161
癡心構築迷宮的人	
——程小青的偵探世界	183
應慚俠氣消磨盡	
——宮白羽的心情	201
後記 文壇沉寂的半壁江山	221
附錄 主要參考書目	225

寂寞文章幾人識？

——畢倚虹的悲歡人生

曾有顯赫家世

在被打入另冊的鴛鴦蝴蝶派作家中，有一位叫畢倚虹（1892-1926），江蘇儀徵人氏，原名畢振達，筆名幾庵、清波、逐客、松鷹、娑婆生等。早年，袁克文（袁世凱次子）慧眼識珠，稱畢倚虹為「小說無敵手」，有輓詩哀悼云：「絕代文章傳小說，彌天淚語幾人知。」甚為遺憾的是，這位三十四歲即告別人世的天才作家，如今提起來並沒有幾個人知曉，他的大部分著作積滿灰塵，寂寞地躺在故紙堆裏，無人問津，也極少重印刊行於世。

一百多年前，畢倚虹並非活在紙上，他活在現實世界中，是一個鮮活的精靈。

提起江南畢家，當年應是旺族無疑。其父畢畏三，雖說不是什麼顯赫人物，但至少有一件事，足以資證其家族興盛：畢畏三之母是淮軍名將劉銘傳的女兒。還有一件可以佐證的事：畢倚虹的元配夫人楊芬若，係李鴻章的孫女婿楊雲史之女。官場歷來有政治聯姻的習俗，但「聯姻」之雙方，必定得門當戶對，「賈府裏的焦大，

決不會愛上林妹妹」(魯迅語)，由此推論，能與朝廷一品高官「政治聯姻」的畢家，其府第富貴可想而知。

然而，到了畢倚虹這一代，畢家顏相初露，家道中落，也是一個事實。

官途受阻

畢倚虹在 1926 年辭世前，有過十年創作的黃金時期，這期間他寫了十部長篇小說，另有短篇小說、散文、詩詞、文論、雜著數百萬字。他筆下流出的那一片血紅，像遍地搖曳的罌粟花，為浮華塵世唱響了一曲輓歌。畢氏猶如一顆劃過天際的彗星，拖著炫目的光芒，將某個瞬間雕塑成了永恆。哀歌絕唱，響徹民國初年文壇，讓人懷念遐想。

十五歲時，畢倚虹跟隨父親，從江南來到京城，意欲走士子做官的必由之路。那時候畢家還有點家底，捐納銀兩，買得陸軍郎中之職。在畢氏的第一個長篇小說《人間地獄》中，他對自己當小京官的生活描述得惟妙惟肖。離開江南老家前，祖母看他矮小稚弱，精心為他設計了一番：「你要上京到衙門的時候，穿上一雙高底的靴子，靴子裏面，我再叫王媽替你做一個棉墊。你走起路來腰桿子再挺一挺直。兩邊這一湊，豈不是有個大人的模樣了麼？」他自嘲道：「同戲上花旦的蹣跚差不多。」祖母回答得也妙：「自古說得好，官場如戲場，你們本來就是去唱戲的！」紛紛幾筆，不僅人物勾勒得活靈活現，且意趣盎然，蘊涵深厚。

宣統三年(1911)印刻的《縉紳錄》中，畢倚虹已是三品銜。據臺灣作家高拜石考證，懷疑這個官銜是虛的：「冒鶴亭舉人出身，在農工商部熬了十幾年，宣統三年也才是個郎中，其時已四十多歲

了。以倚虹那樣年輕，不是科名出身，單憑普通文墨，哪有經驗做郎中呢？怕是頂冒同姓同鄉死人的官照吧。」¹不管怎麼說，那時候小畢在官場上混得不錯，除卻銀子的功勞外，朝中有人也是重要因素。他是李鴻章的外曾孫婿，其時李鴻章長孫李國杰世襲一等侯爵，任農工商部左丞，對李家人自然會多加照顧。

宣統三年，畢倚虹已由陸軍部調到法部，其時擔任法部侍郎的是浙江吳興人沈家本，此人滿腦子新思想，力主廢止凌遲、梟首、戮屍、刺字、笞刑等酷刑，參照西方和日本律法對《大清新律法》進行改革，並大膽啟用新人，汪有齡、袁克文、畢倚虹等法學界新星，即為沈家本來袋中的得意門生。宣統末年，清廷在爪哇設立領事館，首任領事是畢倚虹。小小年紀，仕途上一路風光綺麗，自然是快意人生。但是行至上海，勾留了幾天，正等候海輪啟程，忽然傳來消息：武昌城頭槍響，辛亥革命由此爆發。過不多久，清廷垮臺，一副碼放整齊的多米諾骨牌，稀裏嘩啦倒成一團糟，民國初年，武夫當國，有槍桿子才有政權，以前的官職一概不算數，官場面臨重新洗牌。

寂寞心情好著文

彷彿偷看了一眼西洋鏡，裏頭演出的都是別人的風景，甚是新奇好玩，待要再續看時，西洋鏡遽然關閉了，畢倚虹心頭不免寫滿了沮喪。

宦途受阻，只好另尋出路。此時清室既倒，同行的官僚各作鳥獸散，畢倚虹因有劉、楊兩家親戚均在上海²，遂滯留申江，在慶

¹ 高拜石：《古春風樓瑣記》第拾壹集，第371頁。

² 畢倚虹的祖母是臺灣巡撫劉銘傳的女兒，劉銘傳故世後，其子孫後代大多逗留上海，居住在孟德蘭路劉府；畢倚虹的妻子楊芬若，是楊雲史的女兒，

祥里弄堂租室居住。當時民國初立，中國人開始過上了沒有皇帝的生活，民眾心中充滿美好的憧憬，全國興辦學堂成風。這一年，畢倚虹考入中國公學，攻讀法政，準備將來留學日本，曲線步入仕途。

但是人生路途漫漫，計畫不如變化，誰知這次逗留上海，竟改變了他的一生。

畢倚虹呼吸了十里洋場的新空氣，又迷戀於燈紅酒綠的上海灘，沉醉其中，樂不思蜀。至於中國公學的學業，對於畢倚虹來說，是小兒科，他秉賦聰穎，各門功課游刃有餘，一星期的課，他最多只到三天，但每逢考試，總是名列前茅。課餘，畢倚虹的最愛是文人雅聚，詩酒唱和，風月無邊，初次品嚐種種人生至樂，如食禁果，其愉悅之情難以言表。

禁果往往是智慧之果，一旦品嚐，煩惱跟著就來了。最難消遣時分，無邊的寂寞爬上心頭，畢倚虹便悶在屋子裏寫詩賦詞。此時他的寫作以詩詞為多，主要用於自娛，著述有《銷魂詞》、《光緒宮詞》、《幾庵絕句》等。在裝幀古雅的線裝本《銷魂詞》中，畢倚虹自題記云：「辛亥秋末，避地滬上，樓居近鄉，門鮮人跡，燒燭夜坐，意殊寂然。展讀南陵徐積餘（乃昌）丈所刊有清一代閨秀詞鈔，每至詞意淒婉，幾為腸斷，往復歎歎，不忍掩卷……」觀其文字，筆下流淌出的寂寞心情，猶如一口幽深的古井。

這期間他嘗試向報刊投稿。據其好友包天笑回憶：包在編輯《婦女時報》時，隔三差五接到署名「楊芬若女士」的稿件，頗見風華。那個時候女學剛有萌芽，女權急思解決，能寫詩填詞的名門閨秀屬鳳毛麟角，難得一求，有人主動投稿，包天笑自然高興。及至後來，畢倚虹到報館領稿酬，雙方一見面，方才知曉「楊芬若女士」是個

其時楊芬若生母已死多年，父親新續弦徐氏，又是名門閨秀，與古代一位大旅行家同名，叫徐霞客，楊、徐夫婦新婚蜜月，在滬上作逍遙游，與畢倚虹來往不多。

大男人，包天笑哈哈大笑，擊掌稱道：「我本偉丈夫，偏被人叫作『包小姐』，沒想到今日巧遇同類！」³

這一年，畢倚虹二十二歲，包天笑三十八歲，忘年交一見如故，風度翩翩，文采飛揚，二人在報館作傾心之談，均有相見恨晚之慨。自此以後，畢倚虹正式開始了他的文墨生涯，一條船，偏離了原來的方向，駛入文學之海域，掀起了一陣陣排空巨浪。

若干年後，包天笑還對他引導畢倚虹走上文學旅途懷抱著一腔內疚：「最初導畢倚虹入於文字地獄者我也」，「如果不遇著我，或者他的環境不同，另走了一條康莊大道，也不至於如此身世淒涼。」⁴然而幸與不幸，誰人能說得清？曹雪芹傾注畢生精力寫《紅樓夢》，自題小詩云：「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文字間埋藏著的無數秘密，猶如菜田裏五顏六色的菜蔬，唯有耕作的農夫，方知其甘苦。

那一場風花雪月的往事

清末民初，滬上最流行的時尚是吃花酒。談生意要吃花酒，宴賓客要吃花酒，官場應酬要吃花酒，甚至鬧革命，往往也以吃花酒的名義做掩護。包天笑本來是花界高手，嫖壇領袖，每次文人雅士聚會，吃花酒更是必不可缺的佐料。且每次叫局吃花酒，他都少不了要帶畢倚虹參加，久而久之，包的朋友也都成了畢的朋友。

³ 包天笑有個綽號叫「包小姐」。據嚴英孫《民國舊派小說名家小史》記載：「他的書法美秀，彷彿閨人的手筆」，「談話的聲音，十分清脆，不類丈夫的口吻，聽說他有幾位朋友，拿他開玩笑，背後總叫他『包小姐』，這事真有趣極了。」

⁴ 引文分別見《人間地獄》「包天笑序言」和《釧影樓回憶錄續編》，第638頁。

乙卯年（1915）正月，蘇曼殊從南洋歸國，途徑滬上，包天笑設宴款待，地點在大新街悅賓樓京菜館，除了主賓外，邀來的陪客有葉楚傖、姚鵠雛、畢倚虹。蘇曼殊號稱「蘇和尚」，但不穿僧衣，不忌酒肉，出入於青樓也不足為奇，是名實相符的花和尚。席間，蘇和尚自己不叫局，總是慫恿別人叫局，他的理由是：「喜公開不喜獨佔。自己叫一局來，坐在背後，不如看大家所叫的局，正在對面呢。」因此常常是其他人所叫的局，都坐在他對面，供其欣賞，包天笑曾有詩吟他：「萬花環繞一詩僧」。

而此時的畢倚虹，涉足花叢還不深，沒有固定對象，逢到叫局時便亂點鴛鴦譜，朋友們戲稱他為「打游擊」。蘇曼殊一聽介紹笑了，主動幫他拉皮條，道：「昨天我到惜春老四家，見一女娃兒，頗嬌憨活潑，可取材也。」說著取出局票，填上「三馬路樂弟」幾個字，花箋飛去，不到半個時辰，樂弟來了。

說這樂弟如何光豔照人，卻也未必。但這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兒，蘋果臉，一笑兩個酒渦，尤其是一雙明亮的眸子，看人時猶如放電一般，直射進人心最深處。她默默坐在畢倚虹背後，一聲不吭，畢才子握其手，她只是吃吃地笑。愛情是一場化學反應，無任何道理可談，畢倚虹與樂弟的愛情故事，就這麼逶迤地展開了。現代人有個刻板印象，認為凡是古代妓女，都是三句話沒說完便解衣上床的人肉買賣，其實不然。樂弟是尚未開苞的清倖人，她與畢倚虹之間少不了打情罵俏，但要到玉體橫陳那一步，恐怕還有萬水千山。儘管樂弟也癡戀畢倚虹，曾含情脈脈暗示「你要怎樣便怎樣」，但畢倚虹究竟是讀書明理的君子，想到樂弟背後的妓館老鴇惜春老四可能會大敲竹槓，想到一旦涉足太深必須擔負對樂弟今生的責任，就不敢輕舉妄動。即便如此，他周圍的朋友都已清楚地看到：畢倚虹掉進了愛情的漩渦，難以自拔。包天笑在〈回憶畢倚虹〉一文中提及此事，無限感傷地寫道：「誰知這一

個娃娃（樂弟），竟支配了倚虹半生的命運，這真是佛家所謂孽緣了！」

這事不知怎麼被畢父知道了，畢父畢畏三，時任浙江省印花稅處長、煙酒公賣局長，這是頭等肥差，與滬上工商界名流交往甚密。他從杭州趕到上海，好友虞洽卿（上海灘著名的船王大亨）為之擺花酒接風，特意在惜春老四的妓館裏叫局。此一局透露的資訊很微妙：畢氏家族有頭有臉，其子決不可能娶妓女做姨太太！惜春老四在花界混跡多年，無須多點撥，就明白了其中道理。

回過頭來，畢畏三又約見了包天笑，先是說了一些客氣話，感謝包天笑提攜畢倚虹，隨後話鋒一轉，道：「小兒從小被家母寵壞了，不無有點任性妄為。在筆墨上，只怕不知好歹，亂得罪人。所以依我的意思，還是叫他回浙江謀一職業，以事歷練。」繞來繞去，是讓包天笑當說客，說服畢倚虹脫離文壇這個是非之地。

畢倚虹乘火車回杭州那天，包天笑、葉楚傖、姚鵬雛等一千文人到車站送行。樂弟也來了，她佇立在月臺上，眼中秋波閃動，流淌著無邊無際的情意。回到杭州後，畢倚虹無比思念滬上歲月，寫有〈回憶詞〉五古百韻：「少年不知愁，春江醉花月。白眼看黃金，酡顏聽瑤瑟。酒邊初見君，依稀記那日。電燭光搖搖，照見秋波澈。含顰一回眸，愛蒂從茲結。車騎累經過，形影疏以密。娛樂未幾時，西風何飄忽。羽書臨安來，速我征車發……」讀之淒婉欲絕，痛徹心扉。

局長不堪俗務

按照畢畏三的安排，畢倚虹擔任了蕭山沙田局局長，民國之初是軍閥的天下，周旋於一班武人之間，畢才子整天充塞心間的是

八個字：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他給好友包天笑寫信訴苦，抱怨日子枯寂，舉目無親，局中同事互不相識，生活無聊至極，等等。過了十幾天，他又給包天笑寫了一封信，請包務必幫忙，尋找一體己之人，以司會計帳房之職。包天笑接信，即介紹了姑表弟江紅蕉到杭州。

此後畢、江二人聯床風雨，臧否人物，成為無話不說的契友。再過若干年，江紅蕉也成為鴛鴦蝴蝶派的重要作家。畢倚虹去世後，江根據畢平日閒話資料，寫了不少軼聞雜記，還替畢做了一些續篇的文章，這是後話。

豈料畢倚虹打的如意算盤，是要讓江紅蕉當替手，將一切待處理的事務交給紅蕉後，又悄悄溜回到上海來了。

畢倚虹回歸上海，大半是為樂弟，可是妓館依舊，卻已物是人非，才分別了短短兩三個月，樂弟熱情消退，別有屬意。「娼門女兒，原不足怪，惜春老四本懸此魚餌以釣他的，見魚不上鉤，只好收捲絲綸，別處垂釣了。」（包天笑語）樂弟後來的遭遇與結局，陳定山在《人間地獄》續書《黃金世界》中有明確交待，下邊還將詳細敘述，此處不贅言。

愛情遭遇滑鐵盧，畢倚虹煞是苦悶，遂移情別戀，沉淪於風月場尋歡買笑。據包天笑回憶，畢三（畢倚虹在花叢間的諱名）彷彿一夜間交了桃花運，豔遇頗多。一妓名「月」，畢倚虹不過召侑了她兩三次，卻對畢眷念不已，私下對貼心俾女說：「倘所嫁的人，亦如畢三，也就心滿意足了。」俾女將這話轉給畢倚虹聽了，於是二人密謀，在中秋月圓前夜，從上海乘夜車至嘉興，租用旅館鴛鴦雙棲，一夜盡興繾綣，了卻了月的心願。有趣的是，月已被其鴛母以五千兩銀子嫁與一鉅賈，次日即將舉行新婚大典，沒想到讓畢三捷足先登了。另有一妓名「雲」，豔名遠揚滬上，無奈美人也寂寞，與大才子畢倚虹一見傾心。畢三知其妓身價太高，不敢冒然問津，